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探访红军主力会师地甘肃会宁



A 铁流汇聚

会师门，过去叫作西津门。“因为红军当年从此门进城，后改名为会师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杨婷说，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纵横十余省份，最终实现胜利会师。

“会宁县文庙大成殿，当年，庆祝红军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杨婷讲解道。联欢大会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并号召会师部队“更要团结一心，互相尊重，并肩作战，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欢呼声冲天而起，回荡在会场上空。

“当晚，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杨婷说，县城成了红色的海洋，战士们激动地拥抱着，久久不愿松开。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三个方面军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李荣珍介绍，大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数万里长征历程的胜利结束。三支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之际，正是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时，会师后的红军将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职责。

现在，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角，一份当时的“党员登记表”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表格是手工绘制，党员信息是：李道存，19岁，属于通讯连，籍贯为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红军从会宁离开时，登记表遗留在县城周家大院。为保存这份登记表，当地群众周大勇的母亲把它缝进枕套。1996年，登记表被周大勇发现后并上交相关部门，2000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党旗为证，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战士的坚定信仰，红军才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杨婷说。

红堡子村，隶属会宁县郭城驿镇，1936年秋开门迎红军，后被授予“支援红军模范村”称号。“这里地处两县交界处，是红军会师必经之地。”红堡子村党支部书记齐占虎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同志找到当地民团团团长王瀚，希望允许红军进驻红堡子。

“得知是红军，老人亲自迎。”王瀚后人王东良说，王瀚带领村民升起红军旗帜，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不仅热情款待，还捐献了钱粮和枪支弹药。在一份1936年9月的《红色中华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仅在郭城驿一地，就筹集粮食四五万石。”

“红军将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的用的，按价付款。”会宁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文汉说，红军进城后，有一些住在百姓家。“他们就在院里搭个棚，席地而睡。”王文汉说，吃喝用度，红军记着账，临走前都付了钱。王文汉珍藏了两枚红军付款用的银元，曾有人慕名前来，出高价收购，“我说，给多少钱都不能卖。后来我捐给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王文汉说。

作风优良一家亲，党的军队得到了会宁人民倾力支持，筹集了大量粮食、钱物。据不完全统计，会宁为红军筹集粮食近500万斤，布匹衣物6380件（匹），还有大批银元。“全县有400多人参加了红

军。”杨婷介绍，朱德总司令在离开会宁时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谢谢父老乡亲！”

悠悠历河，浓浓鱼水情。在一次战斗中，一位红军连长不幸牺牲，村民们以最高的礼遇，安葬了这位英雄。多年来，这位连长的坟墓几经迁移，如今位于红堡子村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红军先烈黄连长侯名之墓”。“大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晓得叫啥名，只知道姓黄，是个连长。”王东良说，逢年过节，总有村民到墓前祭奠，85年来从未间断。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荣珍说。

B 鱼水情深

在会宁，一则“小红军救魏煜”的故事家喻户晓。1936年10月9日，会宁城门前红旗飘扬，军民敲锣打鼓，准备迎接大部队。当地居民魏魏的儿子，年仅3岁的魏煜，跟着贴标语的小红军战士，来到县城西门附近的一条街上。突然，天空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人群四散，炸弹落下。年幼的魏煜，被小红军挡在了身下。敌机飞走，硝烟散去，人们在牺牲了的小红军身体下，发现了得救的魏煜。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摆放着这位小红军的画像。“为报恩情，魏魏将小红军葬在了祖坟旁，并立下一条规矩：只要魏家还有一个

C 新的胜利

人，就要永远祭奠这位小红军英雄。”杨婷说，魏煜成家后，给三个儿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合起来就是“继续长征”，以此让后辈子孙记住红军长征的历史和血液于水的恩情。

继续长征，也寄托着当地群众的美好期待。“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七一”前后，甘肃会宁的很多党员干部都要再次走进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有党的领导，有长征精神，乡村振兴，我们干劲十足。”齐占虎说完，便吼了句村民自编的秦腔，“昔日黄滩绿树阴，盐碱地里能生金”……（本报综合）

吵得不可开交，但友情依旧——

徐悲鸿画猫调侃徐志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家徐悲鸿和诗人徐志摩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围绕是否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画家作品的话题，展开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论争。此后，徐悲鸿又由徐志摩的爱猫之癖，挥毫作画，题跋调侃，演绎了一段不失温情的艺坛雅事。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规模空前宏大，入选者549人，展出作品1200件，特约作者342人，展出作品1328件，包括传统书画、西洋油画、雕塑、工艺品等。徐悲鸿、徐志摩、林风眠、刘海粟、吴湖帆等7人联袂担任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作为美展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徐志摩还和陈小蝶、杨清馨、李祖韩负责编辑出版《美展特刊》（三日刊），他在发刊词《美展弁言》中说：“我们留心看看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然而，徐悲鸿却旗帜鲜明地主张写实主义风格，极力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画派，坚决反对将他们的作品引入美展，甚至以“不在沪任职，活动不便”为由，拒绝送展自己的画作。

数日后，徐悲鸿致信徐志摩，就西方现代主义油画的“真伪”和“是非”问题，以“庸”“俗”“浮”“劣”等字眼，将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等画家的作品讥讽为“无耻之作”，负气地表示：“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下山，不愿再见此类型鄙

昏聩黑暗堕落也。”

徐志摩收到徐悲鸿的书信后，以《感——致徐志摩公开信》为题，将它全文刊登在4月22日《美展特刊》第5期上。他有感而发，写下长达7000字的《我也“感”——与徐悲鸿先生书》，在第5、6期上连载，予以回应。

徐志摩认为徐悲鸿对现代主义画家及其作品的谩骂过于“言重”，艺术品评的态度应更冷静、理智，指出现代派画风有其自身魅力，为中国画家效仿是必然的倾向。三天后，徐志摩给远在欧洲的好友刘海粟写信，谈及“我与悲鸿打架一文，或可引起留法艺术诸君辩论兴味”，“悲鸿经此，恐有些哭笑不得。他其实太过，老气横秋，遂谓天下无人也。”

面对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坚持己见，又相继写下《“感”之不解》《“感”之不解》（续），刊登在5月4日《美展特刊》第9期及中旬出版的增刊上，重申了自己笃信写实主义的艺术立场。徐志摩又洋洋洒洒写下六七千字的文章，因版面有限，最终没有发表。

徐悲鸿和徐志摩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灵光乍现的笔触，被称为“二徐论争”，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观念对垒。由于艺术立场不同，尽管徐悲鸿和徐志摩意见不合，争执激烈，但仅限于文艺批评范畴，不带有个人攻击，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旅欧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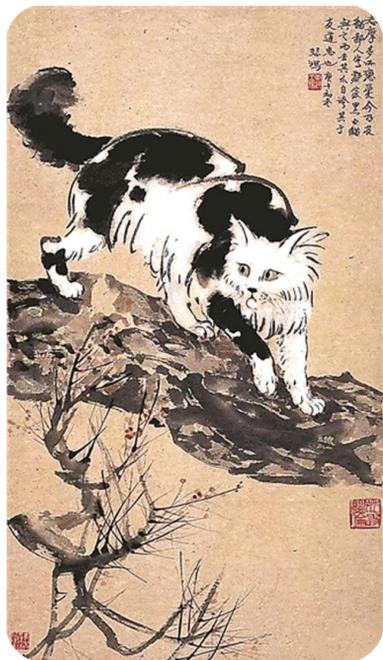
结下的友情。

徐志摩在生活中是爱猫一族，这年初冬，徐悲鸿画了一幅《猫》，笔墨细腻，形象生动，赠送给徐志摩。画面上，一猫黑白相间，横行在粗壮的树干上，双目圆睁，侧首观望，足下是斜逸而出的数枝早梅。画的右上方题款：“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后铃印“东海王孙”，左、右下角则分别盖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荒谬绝伦”的章。题款寥寥32个字，却意蕴含蓄，耐人寻味。

其中，“今乃及猫”，以猫指代生性浪漫的诗人的旧爱新欢。“去其爪”，意指一年前的美术之争，表明自己始终坚持写实主义主张，坚定不移地改良中国传统绘画。“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包含了一段往事：徐志摩同军事学家蒋百里都是梁启超的弟子，彼此关系亲密。1929年冬，蒋百里因弟子唐生智起兵讨伐蒋介石，第二年3月受牵连而入狱，徐志摩赶赴南京，陪友坐牢，徐悲鸿以此称许徐志摩珍视友情的忠诚品质。

1931年春夏，徐悲鸿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创作了一幅半身素描。1935年冬，徐悲鸿又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缅怀故友，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

（本报综合）



世间万象

绵羊长成一床“棉被”



近日，澳大利亚动物保护志愿者埃德加在野外发现一只造型奇特的绵羊。据埃德加介绍，这只名叫巴拉克的绵羊身上的羊毛厚重得如同一床棉被。志愿者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将“巴拉克”厚厚的羊毛外套剥掉。

潜水员与蝠鲼同游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格达莱纳海湾，水下数千条蝠鲼聚集在一起，浩浩荡荡场面十分壮观，幸运的潜水员与这群蝠鲼一同共游。

童话世界里的瀑布



宁夏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极低的光污染带来了璀璨的夜空。夜色中的贺兰山，一片被冰封的瀑布在星空映衬下显得十分晶莹剔透，如同童话世界。

海狮群被逆戟鲸包围



加拿大温哥华岛东海岸，一群逆戟鲸包围了惊慌失措的海狮，它们聚集在一起保护自己。这场壮观的对峙发生在距离海岸100米的地方，大约有8只逆戟鲸被捕猎者围绕的海狮将头伸出水面，观察着这些逆戟鲸。

栽培烹饪食用花卉



近日，突尼斯人已经在他们的传统烹饪中使用了某些花卉。干玫瑰花瓣用于做糖果，薰衣草用做香料，用于汤、沙拉和茶中的鲜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新鲜事物。（本报综合）